

最爱人间四月春

□周青

当一股熟悉的时而淡雅时而扑鼻的清香一阵又一阵袭来的时候,我知道我最喜欢的四月春已经如期而至了。

那淡雅的是褪去红色艳装后的香樟树新叶和紧接着孕育出来的米粒般的花蕾欲待开放时散发的清香,那扑鼻的便是那橘子树、柚子树的纯白色的小花苞所吐露的芳香了。

最适宜于这样的时节在小区散步,有暖暖的空气随身,有习习的轻风吹面,有阵阵的清香扑鼻,往往走几步,便觉神清气爽。

我常常于不下雨的夜晚,在两旁满是香樟树的林荫道上,自南向北、自北而南,来来往往地走,让这种最易闻见的香味盈满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浸润心田的每一处角落。遇到偶尔夹种在其中的几棵橘子树、柚子树,便驻足,抬头仰望,深深呼吸,让那一簇簇含苞的和半开放的洁白的花朵的精灵,欢快地跑遍我的全身,入肺入心。

也曾经于雨声淅沥的清晨,悠然穿行其中。时不时抬头往上看,香樟树上那经细雨浸润着的绿色水灵灵地舒展着,橘树叶中那被细雨梳洗过的洁白也亮晶晶地闪烁着。每每这时候,视野会从无尽的远方收回,思绪会从纷繁的现实腾空,随着脚步的轻挪慢移,心境开始变得空灵,犹如云霞被风吹散时纯净的天空,恰似旋律戛然而止时缭绕的余音。这是属于一个人的世界,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什么都不去理会,就这样单纯地行走在满是清香的湿漉漉的绿色中。这样的世界看起来孤寂但却韵味深长,恰似这些微小的花,开起来不打眼,香起来却是那样的卖力。

素淡雅静的东西,总是带着它特有的让人沉静下来的能力。

如此情境,与一向喜欢静处的我还是很契合的。这种静处里,虽然也有一份“香径徘徊”的情致,但却不隐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春之感;虽然也有一点“绿肥红瘦”的感悟,但却找不到“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的恋春之

情。这种静处里,虽然够不上“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高度和深度,但也有“爱绿叶翠圆,胜看花好”的喜好和解读。

我喜欢这样的绿色,不妩媚骄人,却朴素清新;我喜欢这样的清香,不浓郁醉人,却淡雅迷人。但我知道,这还构不成整个四月春,这仅仅是四月春的主色调、主旋律。

在这样的主色调、主旋律里,四月春依然不忘用心涂抹云霞般自在飘逸的色彩,奏出阳光般欢快跳跃的音符。

让我们把眼光从小区转出去——

公园里、道路边,继百花争春并开始趋向沉静后,最轰轰烈烈绽放的,是那些众多的叫不出名来的花卉,斑斓纷呈,触目即是。这花儿,比三月的更艳丽、更迷人。这色彩,哪是“百般红紫”一词可以囊括,单是那红色,就可以在 you 面前展开一幅缤纷的彩画,更何况还有黄色、紫色、白色、黑色等倾力相杂,给人以梦幻般的遐想。

最常见的便是月季了,除了公园里特别打造的月季园、道路边用以隔离的小花坛,还常常散见于家家户户的庭院里。月季虽俗称月月红,但色彩除了不同程度的红,还有娇艳的亮黄、柔和的粉黄、纯情的米白,有些还是混色的,有些花瓣边上镶有其他的颜色,很有韵味。月季的花期也主要集中在四月至九月。可以说,四月,是它们积蓄了半年激情后的第一次崭新亮相。与月季相伴的是那些或爬满栅栏或从墙里探出头来又顺势垂下的蔷薇,有一股子很不愿受拘束的野性。别看它是单瓣的、纯色的、朴素的,但却密集蓬勃地开放着,吸引着蜜蜂蝴蝶纷至沓来。这里全然没有了“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羞答,有的是大大方方、满满当当铺排着的灿烂。

四月的田野是最不容易被忽视的。四月春绘成的画卷被精致地呈现在那里。油菜已长得一人多高,质朴的翠绿早已代替了亮丽的黄色;青青的豌豆荚已经饱满,只待你来轻轻剪取……一处又一处沉甸甸的绿色上空盈满着成熟的香味,等待不久捧出一场硕果交流的盛会。

最喜欢给主旋律和声、伴奏的当然是田野里的野花了,当桃花杏花梨花早已退出舞台时,野花便亮闪闪、蹦蹦跳跳地登场了。它们的步伐是轻快跳跃着的,星星点点在草丛躲闪,无忧无虑在风中嬉戏。野花虽小,但却同样有着精彩的生命,同样有着绽放的激情,即使很少有人去在意和青睐。

就这样被四月春深深地吸引着,在温湿润润的空气里,在轻轻悄悄的和风中,在潇潇洒洒的细雨中,在淡淡幽幽的清香间,我就这样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小区里,漫步在公园中,徜徉在田野上,慢慢悠悠地欣赏着,欣赏着她的朴素淡雅,欣赏着她的恣意奔放,也欣赏着她的自在洒脱。

孟夏绿，绿透纸背

□桑飞月

四季之中,我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孟夏绿是稍作成长后的少年绿,它尚未沾染世尘,未经沧桑,但却勇敢无畏。剑一挥,气贯长虹,天地浩荡。

这世间,色彩原本纷杂,有樱花粉、杜鹃红、梨花白……但植物们,最终似乎还是更钟情于绿,并在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季节里,定制了一套绿新衣。穿上它,个个精神抖擞,勇气倍增,经风雨而不畏惧,灼骄阳而不气馁。

再过些时候,到了夏天的末梢,绿就变成了灰绿、旧绿。这时的人,也多懒散懈怠起来,出门购物拿个快递,都不再像春天时那般精致。长头发随便一挽,趿拉个拖鞋就出门了。一柜华丽斑斓的裙子,呆在后宫里,面面相觑。绿不新了,仿佛爱情老去,宫花寂寞红。

相比之下,这初夏的一抹抹绿,多像费翔歌中的一把把火啊,它点燃了万物,点燃了大地。还像一个人画画,因为喜欢绿,一层一层地往上涂抹,最后,绿透了纸背。

孟夏时节,我特别喜欢去乡野里转悠,去看那一望无际的绿海苍茫,去聆听那生命交响乐最恢宏的章节。那大团大团的,是枫杨,是香樟;小团的是桑,是枇杷,是桂。芦苇像一条针织的绿围巾,密密长长地铺在水边,把整条溪都染绿了;蛙绿了,鱼青了,青的鱼就叫青鱼,它们沉在幽深的水底,叶子一样,缓缓游弋……哦,鱼,溪流的叶子啊。

话说这深深浅浅、不同程度的绿,多像一笔笔浓厚的油彩啊,热烈而又沉静。而由绿构成的这个世界,又很容易让人想起高更的塔希提岛,植物茂密,天空蔚蓝……

有时,我还会坐在那些一两百岁的大树下,用力呼吸。这时候,我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变绿了,人也变绿了,变成了一个绿精灵,抑或,一粒绿尘埃。

绿中饱含静气。站在孟夏那深浓的绿中,心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而静,则又是一种力,它能带你沉到美与智慧的世界中去,在那里,你虽然孤独,但不会寂寞。

天下起了雨,绿色的雨。无处可去,我在家中整理旧物,发现了一个早年的日记本,便胡乱翻着读,读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时,吓了一跳,但又回想不出,彼时的我正在经历什么,为什么要用起鲁迅的匕首——那么用力的句子。

或许,那时的我就是一小团孟夏绿吧,试图爆发,试图将生命的色彩涂到最浓,继而热烈又勇敢,什么都不怕。

相比之下,现在的我,当是暮夏的灰绿了吧。仔细想想,不,我还是孟夏绿,又一个轮回。

三十几岁时,生了病,连续几年住院,检查,打针,手术……似西风凋碧树。那段时间,我最期待的,就是摆脱病魔。最后,虽然出了院,但身体也被掏空,头痛、乏力等后遗症使我很多事都做不了。煎熬中,我开始小心地跑步,断断续续地读书,渐渐地,我像一棵枯树一样,又发出了星星点点的绿。

上个周末,我在家中洗被套,被套洗过后,又觉得春被就这么放起来也不合适。于是拖出一个大盆,将被子扔进去洗,折腾半天,汗如雨下,终于洗好。让先生拖去晒,他说,天啊,我家婆娘厉害得越来越吓人。我得意地笑,很受用,对于这微乎其微的鼓励。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梦想。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么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迸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第681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